

1995.4



# 白毛女

歌剧原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

贺敬之 丁毅 执笔

改编：水华 杨润身 王滨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 白 毛 女

(根据剧本摄成的影片荣获1951年第六届  
国际电影节第一特别荣誉奖)

歌剧原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  
改 编：永 华 王 滨 杨润身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 · 北 京

白 毛 女

歌剧原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

改 编：水 华 王 滨 楊潤身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 \times 16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2 字数：44,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3,500册 定价：0.19元

统一书号：10061•153

## 内 容 說 明

“白毛女”是我国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根据歌剧改編的影片上映以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热烈欢迎。人們深深地同情着喜儿的不幸遭迂，仇恨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压迫，更为喜儿的翻身而高兴。“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就是这个剧本的主題思想。人們喜爱它，是因为作者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創造了一个美丽、樸素、善良、勇敢的农村少女的典型形象。通过喜儿的遭遇，人們看到农村中殘酷的阶级压迫的真实图景，农民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惨日子；同时更加清楚而形象地看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才能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掙脫千百年来封建压迫的枷鎖，得到彻底的解放；从而使人們更加热爱党、热爱今天的新社会。

晴空，炎午。山坡上，一群羊在吃草。一棵大树下，老赵抱着放羊鞭子，在歌唱。

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  
山下一片米粮川，  
高粱谷子望不到边，  
黄家的土地数不完。

东家在高楼，  
佃户们来收秋，  
流血流汗当马牛；  
老人折断腰，  
儿孙筋骨瘦，  
这样的苦罪没有头。

歌声里，引出一片米粮川，齐腰的谷子垂下头，棒大的高粱瞪着眼，整整齐齐，一望无际，真是眼看着家雀也飞不进去。

这一片米粮川呀它姓黄，丰稔的庄稼当中，矗立着黄家的坟墓，松柏成荫，骛横拙拙，乌龟驮的大石碑上，镌刻着“……”。无数的农民在它的脚下劳动。

日正当午，土地冒烟，群众在忙收秋。男人们的镰刀撒了野，一片一片的谷子豆子刷刷地倒下了，累得小伙子们猛，

然一挺身，展展腰，喊上两句；老头們腰酸得更喘不住，不时地紧褲帶。

有些妇女和孩子在擗苞米，舂高粮，手上割得好多血痕。

一个枯干了的老大爷和小孙子抬着馱子往驢身上放，馱子还没过腰，眼看着孩子要压倒了。

比驢还壮的小伙子們抄起大担的谷子要往肩上放，給压得也架不住，直咬牙咧嘴。

歌声引到一片金黃的谷子里。

楊白劳——一个筋骨熬得已显僵僵了的老佃农，他一手拿着把谷穗，一手把鐮刀撐在地上，腰痛得实在挺不住了，滿头的汗珠啪拉拉直往下掉。半晌，他慢慢地扶着腰往起站，腿直打抖索，站立不稳；心口燒得他直咂嘴唇。

他松了松褲帶，用条旧手巾擦汗。他掉过头来，还没有喊出口，看見了什么，一陣心酸，使得他直來眼睛：

“喜儿，晌午了，別割了，看累倒了。”

齐腰的谷丛里，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的身影，这是十七岁的喜儿，炕上剪子，炕下鐮刀，这一帶三里五乡最出色的閨女。

喜儿用鐮刀背在額上一刮，汗水順着鐮刀流下，一条美丽的辮子滑在胸前，在炎熱的阳光下，辛勤的劳动里，更显出她的結实、年輕、能干、美丽和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生命的力量。

“歇着吧！”楊白劳把手巾丢給她。

喜儿擦汗，把辮子往后一甩，把手巾纏在胳膊上：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到头。王大嬸也該抬飯来了。”

大孀提着两个罐子，罐上有碗，碗里盛着用手巾包着的干粮。

大孀走到地头：“哎！快吃饭吧。”

楊白劳：“王大孀，丫头跟我上地了，家里連个做饭的人也没有，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大孀：“看他楊大伯說的，这是誰跟誰呀？！带着作这么一口飯，还費什么劲了！”

楊和大孀在一棵树下放好罐子。大孀預备去叫大春。

楊对刚走过来的喜儿：“叫你大春哥来吃饭吧。”

喜儿走到棵小枣树下，看看四边地里人都回家吃饭了，順身摘了个枣，扔在大春脸前。

大春正在一片谷子里刷刷地往前割，一抬头。

喜儿：“我大孀給你送飯来了。”

大春伸手一把把一片谷子都拦倒腋下，刷刷刷刷，一連四五鐮，一下都割完了，跟着一个飞脚：“完了！”胜利地笑着向喜儿走过来。

喜儿也笑着站了一会，先走了。

柿子树下，喜儿替爹倒米湯。

大孀看到喜儿手上有泡：“傻孩子，就潑死潑活的干啦！割不完，不会叫你大春哥帮着割，看你手上这泡。”

大春正走过来，也看見了。

楊大爷动一动酸痛的腰：“今年庄稼真好，也真难割。”

大春面对着一边說：“我說我帮你們割嘛，你們非要自己下手，这点谷子还够我一气割的！后晌，你們誰也别下手了！”

喜儿看大春一眼，低头吃饭。

不远处，老赵唱歌的声音。

老赵抱着羊羔，唱着过来了。

大婶：“噢，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赵：“你们两家又合伙作活啦！……老杨哥，今年你这块谷子地长得真厚实呀！”

杨：“给了黄家的租子，自家就落不下几颗粮食啦！”

赵：“碰上今年这个年头，也就真不易哪！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啦，你们两家也该拿拿主意，今年该叫我这个保媒的吃顿喜糕啦吧！”

大春和喜儿听了这话走开。

大婶：“看你赵大叔说话也不看前看后的，孩子们都大了。”

大春坐在棵柿子树下，揀了块石头在磨镰刀，喜儿过来，避着老人：“把你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听见赵大叔的声音：“看你大婶子心眼多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大春怕老人们看见，爬到柿树上，喜儿停针听着。

杨看到孩子们走开了：“吓，老赵兄弟，我心里早就拿定好主意了，你看这不是我种下了半亩黏高粱……”

一片黏高粱，高粱秸上盘着多色盛开的菜花，蝴蝶翻飞。

喜儿有些羞涩地凝神在听爹说话。

杨：“……到秋后选个好日子，蒸上锅黏糕，留下的高粱秸，再盖上间小房，就把我这个老生闺女打发了。”

大春低声叫喜儿，要给她柿子，喜儿不讓，要他听话。

大婶：“过门的时候，就怕咱们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这好孩子了。”

喜儿的头垂得更低了。

楊：“大春这孩子能干，喜儿跟了他，受不了罪，日后叫他們各人掙置吧。”

赵：“吓，看你这老亲家俩，这两个孩子还不是天配的一对呀，往后他們的小日月，还用着你們操心！”

“咄！”大春丢了个柿子給喜儿。

喜儿害羞地一口咬断綫头。

大春跳下树来，喜儿把衣服塞給他，大春穿上衣服跑步往地里去了。

音乐里，二人心連着心，肩并着肩使劲地割谷，老人们看着。

二人在上劲地割谷。

远处，土坡上，尘土高起，一輛轎車上来，穆仁智跨坐車沿上；黄世仁，紡綢衣褲，搖着扇子，后面跟着使喚的用人。

喜儿正在綁谷子，准备往回背，大春也正准备往回担。

黄世仁在車上目不轉睛地覬覦地望着喜儿，車越来越近了。

穆仁智看到黄世仁色迷迷的神情：“嗨，少东家，楊白劳的閨女真是越长越出色了！……（故意大声地）喜儿，割谷哩？”

喜儿一抬头，正碰到黄世仁貪饞的色迷嘴脸，喜儿扭头背过身去。

楊白劳聞声，过来。

穆：“老楊，你这才是糟踐人呢，十七八的好閨女，当牲口使喚。”

黄：“老楊，少东家借个牲口給你馱上几馱。”

轎車的牲口在吃庄稼。

喜儿怒目而視，大春抽出扁担在関牲口。

穆：“你小子干什么？这是誰家的地？黄家的牲口吃它自己地里的庄稼，用着你来管閑事。”

老楊忙打招呼：“不吃劲。”

穆：“叫化子摔碗，发的什么穷狠！”

喜儿厌恶地走得更远，黄世仁觉得沒有意思了，一笑，示意回去。

老穆叫赶車的，赶車的鞭子一搖，車駛去。

大春：“操你奶奶，庄稼是你种的！”

大嬸：“咳，大春……”

楊：“咳，少惹事吧，誰叫咱們家沒有二亩地！”

喜儿憤怒地看着。

黄世仁在車里看着地里的喜儿，实在看不清了，才轉过身来：“看不出楊白劳还养活这么个好閨女！”

轎車向村庄駛去，黄家远景。

轎車到大院門口。“积善堂”，金漆紅匾；一片磚房，黄世仁下車。

賬房門口。

黄：“老穆，把楊白劳家的賬查一查。”

穆唯唯。

迎风閣上，凉风徐徐，字画搖曳有声，黄母在閉目养神，手捏佛珠。丫頭在一旁打扇。

黄世仁上楼来：“娘！”

黄母：“世仁回来了，三伏天气，在外头累了一天，当心受暑……”

小丫頭忙招呼少东家。老穆拿着賬本，上楼来。黄母：

“老穆，今年年景怎么样？”

穆：“靠老太太的洪福，今年咱黄川真是十年不遇的好年景。”

“呵！”黄母有兴致想看一看，黄世仁急忙扶她到窗口。

黄：“娘你看，使劲往远处看，你眼睛能看到的庄稼那都是咱黄家的。”

无数农民老头、小孩、妇女在一望无际的黄家地里辛苦万分地劳动。

黄母：“老穆，今年种地户收的粮食多，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穆：“老太太放心吧，今年可不能放过他们。”

黄母：“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

小丫头拿香进来：“老太太，不早了，你老人家该敬香了。”

黄母出去。

穆把账本搁在黄的面前：“少东家，吓，老杨在租上还不短啥，就是今年春天借了六斗粮。”

黄：“嗯，他往年不欠租？”

穆：“他每年欠的租子都转成账了，这不，他共欠账升二块五毛。”

黄：“是月息还是年息？”

穆：“嗨，这可是按的老规矩，到腊月门上才满期。”

黄把账本一摔。

穆：“嗨……这可是怪我没长心眼。少东家，这事交给我，到了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村里，家家场上，男男女女都在忙碌地碾场、起堆、扬场、装口袋，金黄的谷子飞满天，一年的辛苦都嘩嘩地装进

了口袋。

打鑼的在叫：“种地戶們都听着，积善堂来收租哪，往年的旧賬，今年的租子一鍋儿清啊，快点往西头二牛家送。”

黃家十九輛大車进村。

楊家門前場上，喜儿撐着口袋，老楊过斗，装到第六口袋了。

楊：“够黃家今年的租子了。”

喜儿：“爹，把春天借人家的粮食也还了罢。”

楊：“就剩下这石儿八斗的，你做媳妇就不用顆粮食啦？”

大春走来：“大伯，拾掇好了沒有？”

楊：“你家交了？”

大春：“我娘在看着过斗呢。”

大春、老楊、喜儿背上口袋。

道上，黃家大車，赶車的在往上抬粮食。

快到收租的院子，遇到懊喪的交完租回去的农民。

进院里，一种异样的寂靜压抑着。

过斗的在紧张地吆喝着：“三斗……四斗……”面前的粮食堆积如山。

較远处，穆仁智坐在一方桌前，旁边有記賬的、打算盘的。

滿場寂靜，群众都在注視着一个老头——老五叔在一个簸箕里搓谷种。

有人告訴老楊：“老五哥把谷种都交了租子了。”

楊心痛鼻酸。

老五叔顫抖地把谷种倒在斗里，沒有滿。

过斗的：“楊先生，老五是多少？”

穆拿着賬本：“今年的租子，兩石二，往年欠三石六。”

打算盤的：“總共五石八斗整。”

過斗的：“還短七升五。”

老五顛巍巍地走到穆跟前：“穆先生，這陣新舊賬要一鍋清，我實在交不起，穆先生，這七升五還請你老人家高高手。”

穆：“好罷，你也不用求我了，咱們來個一刀切齊，一會，你把租契拿來罷！”

老五叔：“啊？穆先生，你是要抽我的地……”

群眾驚訝變色。

穆：“哼，光想種地，不想交租，哪有這號便宜叫你撿呢。”

老五叔：“好，你們抽筋剝皮吧！我伺候了你黃家一輩子，今兒短你七升五合租子，你就不讓我過了！（把簸箕用力一撇）好，我給你把租契拿來……”

群眾一聲不響地眼光跟着他。

楊：“老五哥，把心放寬一點。”

老五踉蹌地走去。

過斗的：“老楊，快過斗。”

大春、喜兒扛着口袋過去。

過斗的：“穆先生，老楊只三石五。”

楊：“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顆也不短，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我，我實在還不起，還……”

穆：“啊，老楊啊，你春天借了六斗谷子……（掃了一眼喜兒）好說，這事好辦，那麼再折成賬罷。”

喜兒不滿地看爹一眼。

穆對打算盤的：“老楊春天借的六斗谷子再給轉成賬，

加二斗利。”

打算盘的：“应折洋两块五。”

穆翻着賬本：“加旧欠廿二块五，老楊，你这就共欠二十五块了，还是按三分行利，到腊月門上期滿……”

楊：“好罢。”

穆：“老楊，我可跟你說得清清楚楚，腊月門上，你可把錢預备齐全了。”

喜儿、大春焦急地看着楊白劳。

黃家大車接踵而去，大車后面拴着一头毛驢，一头瘦牛，路边有老婆、老头伤心地看着。

黃家赶車的鞭子卡卡一响，村前树上的鴉雀也都惊得呀呀乱飞。

老赵在村外放羊，隔河看見这每年一度的灾难，他那苍老的喉嚨不由得又拉开来了，他要唱这一段农民們的辛酸。

太阳落山，看見伤心的老五叔在一口井旁。

楊家，一灯如豆，犹听见远处老赵唱歌的声音。

老楊坐在鍋灶旁小凳上吸烟，喜儿坐在一边不欢。

喜儿：“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賬了，还往上累。”

楊：“嘟嘟囔囔沒个完了，当老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喜儿：“那我看你到腊月門上，这一身債怎么还！？”

楊：“人又不是死的，到腊月門上还有好几个月，就不会再盘算。”

喜儿：“說的容易，看你怎么盘算……”

突然听见远处有哭声。喜儿和老楊跑出来听。

王大孀和大春也跑出来听。

大鎖从一边走过来。

大嬸：“大鎖子，这是誰家？”

大鎖：“老五叔跳了井了。”

远处井边，一堆紙还在燒着。

大家沒有声音。老楊心里想着：“咳，老五哥真給逼到这一步上来了……”叹了一口气，悶悶地蹲在一边“叭叭”地只是抽烟。

喜儿又焦急又难受地看了爹一眼，走到一边去了。

大春也在焦虑着。

老楊意識到两个孩子的心情，他的心思也就越发沉重起来了。

全村子鴉雀无声，只听到远远的老五叔出了嫁的閨女在哭泣。

半晌，大嬸才开口：

“他楊大伯，你可別东想西想了，好歹我們还有两个能干活的孩子，叫他們泼死潑活的干一冬，到腊月門上，怎么的也得想法把黃家的賬頂挡过去。”

大春和喜儿听到大嬸的一番話，眼睛里也閃起了光芒，他們看看自己年老的父母，相互注視了一下，他們挺拔地立在那里，年青人的自信，驅走了一切忧愁和焦虑。

深秋，寂无人声的大山里。

山頂上，白云边，立着一根三尺长碗口粗的大枣木橛子，喜儿在旁緩緩地放着繞在橛子上的核桃般粗的繩索，繩子的另一端，系在大春的腰里，大春正在脚登峭壁，嘴里叫着“放……”往山半腰滑下去。

山半腰，大春在一片由峭壁里长出的树丛里，掄着斧子，“咔！”树干折断，緩緩地倒下去，半天，才听到

“轟”的回聲。驚起一種大鳥在山谷里飛翔。

喜兒在山梁上、白雲邊和大春斧頭哧哧哧的回聲里潑刺地下到山溝。

大春用一種特制的杖杆往岩壁上一撐，向對面峭壁上的一个山洞里直飛過去，扑扑扑，山洞里一群鴿子往外亂飛。

大春在山洞里採集着鴿子糞和烏靈芝草。

大春興奮地提着手巾包招呼喜兒。

喜兒正在馱柴火，不時擔心地注視着大春。

峭壁上流下小瀑布，山青水綠。

峭壁上的小瀑布再也爬不動了，都變成了幾丈長的冰凝，樹都禿了。

嚴冬傍晚，山巒呈現一片銀灰顏色，山陰處白雪皚皚，松樹上已壓着一層白雪。山風呼嘯，峭寒逼人。

大春仍在山腰打柴，下身穿了棉褲上身卻依然是件布衫，財主家的高利貸究竟要比嚴寒更逼人一些！大春不得不咬緊牙關，使出全身力量，你看他豆大的汗珠不斷地從臉上沁出來，頭上冒着一層蒸氣。

喜兒正在溝里使勁馱柴，也是滿頭大汗，上身只穿了一件布衫。他們的棉襖都搭在一邊已經捆好了的柴堆上。

大春喘息地從山坡上下來，在山陰處抓了把雪填進嘴里，靠着担子定了定神，幫喜兒把担子上了肩。

兩人担着過重的柴在一个深溝旁鋪了雪的一般人不敢担着担子往下走的陡坡上，雙手使勁地勒着前面的柴馱，冒着絕大的危險，一點一點地往下走。

楊家，眼見大嬸的豆子就要磨好了。她一邊倒了瓢水在磨眼里，一邊轉着把磨好了的豆子掃在桶里。走向正在房頂

上抹泥的赵大叔。

“赵大叔，抹好了没有？抹好就来吃饭了。”

赵：“好了，好了，这一下新房也抹好了，就等着新媳妇上炕了。”

大锁在房下和泥，正鏟了锹泥扔到房上：“再抹上一锹罢，赵大叔！”

不小心把泥扔了老赵一脸。老赵把脸一擦：“怎么，你小子着急了？好，等你赵大叔明儿也给你保上个媒……呃，你家两个宝贝蛋子回来了，大锁，快去接接喜儿。”

喜儿实在给压得够受了，大锁过去接了过来，喜儿一屁股坐在块石头上。

大春乒乓把柴火一解，躺在一捆柴火上不想动了。

大锁掂着喜儿的担子：“好家伙，你们这一冬把一座山都给担回来了！”

老杨背着豆腐挑子，提着一罐滴回来了。

大锁：“杨大伯，卖豆腐回来了？”

大婶：“都回来了，吃饭吧。”

老杨把滴放在房中间的小桌上：“二十斤豆腐卖了四吊钱，四两滴化了二百，还剩三吊八。”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大堆铜板。

大春端了盆水给老赵洗脸。

喜儿从小棚里拿出了个满盛着铜子的口袋来递给他爹。

老赵还在洗着脸：“老杨哥，够给黄家的利钱了吧？”

杨：“兴许够了吧！可怜两个孩子累了一冬，挣的钱都在这里了。（一把一把地把铜子抓出来）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呀！（把铜子一下都倒在桌子上）哈，哈，哈，腊月门上这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赵：“利钱挣够了，喜房抹好了，（擦完脸两手拍了个巴